



【文人谈】

## 与前辈名家的交往与印象

□薛原

《大师风雅》一书是关于钱锺书、夏志清和余光中的专题集。该书作者黄维樑与他们三位先生有数十年交往，有很多第一手资料，他在该书中“记其风雅日常生活，兼及夫妻的恩爱深情”。在黄维樑眼里，有“文化昆仑”称谓的钱锺书其学问极为渊博，是一名“文化英雄”，另外两位也都是“诗杰文豪”。

黄维樑写他于1984年8月在北京“初访钱锺书先生”的文章里解释了他与这三位文学大家的“四角关系”：当时他第一次到北京，拜访钱先生。钱先生问他北京之游，也询及香港之友，例如宋淇（林以亮）先生和钱先生相交，梁锡华先生和钱先生有通信，都被询及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的倪豪士新近访问过钱先生，也被提及。钱先生还谈到夏志清先生。夏先生在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对钱先生推崇备至，还撰文褒扬钱先生的《谈艺录》。1979年4月，钱先生一行人到美国访问，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夏先生会面是此行的高潮。黄维樑写道：钱夏之交外，还有夏黄之交，也就是夏先生对他的鼓励扶掖。1977年，他的第一本书在台北出版，夏先生为他写序。他在书中，多处引述钱先生《谈艺录》的观点。就这样“钱一夏一黄”形成了一个老、中、青的三角关系，他“理直气壮地向钱先生攀龙附凤了”。黄维樑说：钱先生还提到余光中。余先生当时是他的前辈同事，写过不少恋土怀乡的诗篇。钱先生说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余先生的《乡愁》一诗。钱、夏、余三位，都是他极钦佩的前辈。他研究余光中作品有年，更被称为余学专家。余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，讨论对象就是钱锺书的作品。有了上述种种，三角关系增为四角关系，他与钱先生的谈话内容自然更为丰富了。

黄维樑的叙述刻画人物细腻，例如他写晚年夏志清的生活细节：夏先生晚年不抽烟不喝酒，多吃蔬菜水果。有一年他去拜访夏先生，看到夏先生书桌上有切成一条一条的胡萝卜和西芹，夏先生说：“当有烟瘾的时候，就拿起来吃上一两条，权当香烟。”夏先生因其学术成就和名望，晚年颇为自信。曾半开玩笑地说，自己“很聪明、很伟大”。后来夏公辞世，记者采访他，他重复讲述“故事”：讲述夏先生的研究是“让冰冷枯燥的学术充满温暖”。在感伤之际，他写了一副挽联概括夏先生的学术人生：“志业在批评大师小说判优劣，清辉照学苑博识鸿文论古今。”

黄维樑说，2015年夏天，他们一家赴美国之旅。在纽约时曾拜访夏夫人，这次到夏府，夏公已不在了。和从前一样，客厅和书房都是书，现在更是满满挤挤的，连走廊也是。墙上则多了一框庆寿的贺词，红色的纸上端楷写着：“志清院士九秩嵩庆。绩学雅范。马英九”夏太太王洞女士精力充沛很健谈：“时而娓娓，时而侃侃，时而疾疾；小说家与小说批评家与批评家夫人之间，多有爱恨交织的事情。故事已有成为文本，且发表过的，也有我们觉得新鲜

的细致情节；里面的激情与怨恨，好像是胡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生活或书写中都出现过的。文学模仿人生，人生也模仿文学；夏太太讲述的是实录式的小说故事。”黄维樑称夏太太为师母。师母已过八十，前尘往事萦绕，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的书信集首辑出版后，她继续整理二夏的书信，以及其他书信；客厅和书房里桌子上上一沓沓一捆捆已发黄的老旧信件……“我想起文学史上的一些事：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在生时有多个情人，且为情人频频献诗。雪莱既歿，太太整理诗人的遗稿出版，兼收并蓄；她心怀感慨，而心胸开阔……”

黄维樑说，夏志清一生的通信量极大，1969年10月，他开始与夏先生通信；直至2010年左右，夏先生给他的信，连同圣诞卡，可能多达一百封。“圣诞卡上，夏公则是以蝇头小行书在卡上写个半页，常常是更多，有时把整个圣诞卡几页上图画之外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。他略述近况，还有垂询、鼓励与称许的话；还谈学问，每每涉及学界与文坛的一些事情。”黄维樑写道：留美七年，197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香港教书，翌年出版第一本拙著。夏公知道他快要出书的消息，主动给他写序，序的首句是：“为了写序，最近把黄维樑八年来寄给我的一大束书信重温一遍。”1969年他刚大学毕业，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信件，夏先生竟然都保留着。

黄维樑对余光中夫妇晚年生活有生动描绘：余先生和太太戴着老花眼镜，各自或一起看书报杂志，交换心得，偶加月旦；余先生握管写作（他不用电脑），余太太在旁边的书桌为丈夫校对新书的书稿；最近则整理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几十年的书信……丈夫的手迹日日亲炙，她偶尔替他写回信，字迹竟有几分“余体”了。从前家里四千金、余老先生和范老太太两位长辈的饮食起居，为丈夫欢迎或婉拒访客，种种照料种种事务，“凡”事都由“我”（范我存）负责。余先生四处演讲，所到之地，余太太总是仪态优雅地陪伴着。有时余先生徇众要求诵读其名诗《乡愁》，到了“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”，就在台上加强语气地读出“我在这头”，然后指着台下第一排正中座位上的妻子：“新娘[就]在那头”。这时听众大笑而余太太微笑，就像新娘那样腴美。

黄维樑说：五四以来的名作家，妻子料理家务之外，还为丈夫的文学事业出力，从黑发至白头的，似不多见。胡适的太太江冬秀识字不多，就算有心也欠实力。郁达夫与王映霞反目成仇，不用说。朱自清的元配相夫教子到了含辛茹苦的地步，应付家务之外，并无时间为夫君的文事略尽微薄。梁实秋曾记述与太太程季淑一起吟诵英文诗，却没有说太太为他校对或整理文稿……余太太早在恋爱阶段，就为男朋友誊抄《梵谷传》的翻译稿，此后一直“兼任”丈夫的助理和秘书。“钱锺书盛称杨绛为贤妻、为才女。范我存是贤妻；也是才女，只不过她述而不作而已。”

（本文作者系媒体从业者、知名出版人）

【坊间叙事】

## 秋后算账

□初日春

倔老吕喜欢直播卖山货，人们笑他鬼迷心窍，被手机牵走了魂儿。他不屑一顾，数落别人跟不上时代潮流。

他嘴皮子利落，哪怕一头大蒜也能扯到风土人情。倔老吕很有个性，粉丝稍有质疑，便会吹胡子瞪眼，结果歪打正着，成了不大不小的“网红”。

倔老吕今天上来就制造气氛，说要展示才艺，让粉丝给刷礼物。他往常可不这么干，总觉得讨要礼物跟叫花子没区别。为什么这番“骚操作”？熟悉他的粉丝质问。倔老吕并未直眉瞪眼，反倒卖了个关子。

车把上有个自制支架，倔老吕把手机搁上去，踩一脚油门，农用三轮车好似捕捉到了他的心情，撒着欢儿地往前冲。

路是再熟悉不过了，但先前却是去镇上找茬儿的。

起因很简单。个把月前，上三年级的孙子把京剧脸谱带回家。瞅见是白脸的曹操，倔老吕心里直犯嘀咕，因为曹操是奸臣。他抓起脸谱，要扔进灶膛里烧掉，孙子死活不让。倔老吕心想也罢，这是水道镇中心小学发的东西，免得花钱赔人家。他不但脾气倔，还是有名的老抠门。但这个脸谱，倔老吕却记在了心里。

事后一打听，合着是新来的校长在闹妖。倔老吕精明得很，不直接去学校，怕给孙子造成坏影响，他明白镇政府能管着小学，便去讨要说法。

分管教育的是孙健，告知学校在推行素质教育，用京剧脸谱普及传统文化。倔老吕认死理儿，指责她打官腔。好话说了—箩筐，倔老吕油盐不进。孙健只好双手呈上报纸，说大爷，您瞅瞅，记者都报道了，百分之百是件好事。倔老吕伸着脖子说，净弄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。

没等孙健搭话，倔老吕直奔主题，说别糊弄俺庄户人，你是党委宣传委员，这就是玩政绩的面子工程。他给出了个难题，让镇政府出面，把孙子转到城里念书。倔老吕觉得分量不够，还声称自己是大主播，要戳穿这鬼把戏，让他们当“网红”。

必须满足老百姓的诉求，退一万步讲，也得给个满意的答复，让老人心顺气顺。但办理转学不符合政策，孙健便隔三差五往村里跑做倔老吕的工作。

倔归倔，倔老吕可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后悔一时脑热。可人要脸树要皮，总不能主动低头认错。如此这般的，他愣是让孙健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

镇干部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遇到难题决不往外推，孙健头回破例，把情况报给主要领导。此前她刚申请为小学翻新操场，保障孩子们上体育课、做课间操的安全，毕竟身强体壮是提升综合素质的先决条件。

转过天来，倔老吕在苹果园里干活，有个文绉绉的中年人不

请自到，蹲下来帮忙薅草，聊到去年果树的收成，笑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。倔老吕感觉心里很熨帖，可来人话锋一转，说小学并非在搞面子工程。

倔老吕警觉起来。衬衣已经被汗水湿透，却依然有板有眼地扎在腰间，就认定中年人在作秀。

见他默不作声，中年人依然笑，说吕大叔，先前让你误会啦，我们工作还不到位，接下来还得给小学上个工程。倔老吕不晓得来龙去脉，心想又念叨“工程”，明摆着是指桑骂槐。

倔老吕一言不发，任由中年人在那里念叨，说什么打算请企业为工程出点钱。他暗自窃喜，伸手跟老板要钱可是要犯错误的，便决定从长计议，只等秋后算账。

一眨眼，孙子放了暑假，在家三天两头闹着要回学校看看。倔老吕拗不过小家伙，赶过去一看，校园成了大工地，一片忙碌。他执拗地想，这些家伙们胆子还真大呀，甚至猜测镇干部是想借工程捞钱。倔老吕不再袖手旁观，开始收集证据。

直到前几天倔老吕才消停下来，打起了新主意。这不，他已然抵达学校。熄火、停车，倔老吕取下手机，拉开了架势，说人气聚得差不多了，各位亲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刷刷小礼物，回头俺全都变现，用来献爱心。

刚好有辆大货车驶入校园，他灵机一动，冲屏幕绽开笑脸，张嘴就唱“五十岁的老司机，我笑臉扬……”倔老吕就势抬头，目光所极之处是教学楼，墙面上是巨幅喷画，有遨游在太空的宇航员，还有一排大字是“办一所黄金小镇里的活力学校”。

倔老吕看得眼眶发热，唱段戛然而止。粉丝们不明就里，还在纷纷点赞，他已经关了直播。

回家路上，途经镇政府，倔老吕放慢车速。他原打算进门找孙健，终究还是没抹开面子，再怎么

说之前也牵扯过人家的精力。“秋后算账”是不现实了，因为他已经查明了真相，镇干部未曾以权谋私，而是开党委扩大会形成决议，以党委政府的名义邀请商会去学校实地参观，筹集了工程款。

想到这里，倔老吕猛然意识到，时至今日尚不清楚那中年人是誰。停稳车，他给孙健发了个信息。对方回复：“大爷，他是谁不重要，能给孩子们创造好的教学环境，才是咱共同的心愿。”

倔老吕没再责怪孙健打官腔，脑子里闪过个念头，要尽快把“倔”的标签揭掉，便在心里算新账。这笔账还真跟秋后有关。

他打好了谱，今年秋上，待孙子开了学，腾出时间来教乡亲们直播，把大伙儿都变成“网红”，一起吆喝着卖山货；最重要的是，得把自家卖苹果的钱拿出来，捐给学校。

倔老吕乐呵呵地想，往后再也没人说自己是老抠门了。

（本文作者系作家、编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）